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简·爱

Jian Ai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简 · 爱

原著：[英] 夏洛蒂 · 勃朗特

改写：丁宇平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简爱——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画:李 宁 效果制作:李冠中

缩写:王永波 责任编辑:曹欣洲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9.25

2001年1月第一版 200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 000

ISBN 7-5322-2625-5/J·2504

定价:12.00 元

前 言

《简·爱》是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出版于1847年10月，作品的出现引起轰动。

夏洛蒂出身英国约克郡哈沃斯一个圣公会穷牧师家庭，她的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因家庭贫寒，母亲过早去世，夏洛蒂的几个姐妹兄弟的童年生活是凄凉的。但是，夏洛蒂的父亲知识渊博，在他的亲自教育下，夏洛蒂姐妹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又算是幸运的。

《简·爱》之所以成为英国史上一部有显著地位的小说，成为世界名著，是因为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妇女形象，这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创举。

夏洛蒂在写《简·爱》的时候，对她的两个妹妹说过：“我要写一个女主角给你们看，她和我同样地貌不惊人 and 身材矮小，然而她却要和你们所写的任何一个女主角同样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简长相平常，一无所有，她之所以光彩夺目，就因为她的不同寻常的气质，她的丰富的感情世界。简是以一个新型的女性的姿态出现在读者眼前的。正如主人公说过的一句话：“当我无缘无故挨打时，我们应该狠狠地回击……”狠狠地回击！这便是简·爱具有

的反抗精神。在舅妈里德太太家，在劳渥德学校，在桑菲尔德，在圣约翰家，简·爱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反抗精神。

简·爱有着自己的尊严，她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在爱情上，她的感情是炽烈的，可是丝毫没有忘记平等的要求。她对罗切斯特先生说过一段知名的话：“我的灵魂跟你一样，我的心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的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正是这种敢于向恶俗势力反抗、追求平等的精神，让夏洛蒂笔下的简·爱形象获得了永生。

编者

2000年8月

目 录

—————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0
第四章.....	16
第五章.....	23
第六章.....	32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3

第九章	48
第十章	53
第十一章	60
第十二章	70
第十三章	77
第十四章	85
第十五章	93
第十六章	101
第十七章	107
第十八章	116
第十九章	120
第二十章	127
第二十一章	136
第二十二章	146
第二十三章	150

第二十四章.....	155
第二十五章.....	166
第二十六章.....	171
第二十七章.....	177
第二十八章.....	188
第二十九章.....	191
第三十章.....	196
第三十一章.....	200
第三十二章.....	203
第三十三章.....	209
第三十四章.....	216
第三十五章.....	228
第三十六章.....	234
第三十七章.....	240
第三十八章.....	253



第一章



◁1▷

那一天不可能出去散步了。是的，我们一大早就在光秃秃的灌木林里逛了一个钟头。可是，从吃午饭时开始刮起了寒风，下起冰冷的雨，这就不可能再到户外去活动了。

我倒是很开心，因为我平素就不爱长距离散步。散完步回来，冻得冰冷冷的，还得听保姆白茜的责骂，弄得心里不痛快，况且，我的体质又不如伊丽莎、约翰和乔奇安娜·里德，又感到低人一等。

这时，伊丽莎、约翰和乔奇安娜·里德正和他们的母亲在休憩室里，他们的母亲看上去很是快乐。她叫我离他们远一点，她真的不能把只给知足快乐的小孩的那些特权给我。

我躲进休憩室隔壁的早餐室，那里有个书架，我挑了一本图画多的书看起来。这是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书中有几页导言吸引了我。导言写到海鸟常去的地方，写到只有海鸟居住的“孤寂的岩石和海岬”，写到挪威的海岸，沿着海岸线浮现着许多海岛。这些荒凉的海岸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片惨白色的区域，朦

朦胧胧。导言后的文字都是和后面的小插图有关联的：耸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岩石，搁浅在海滩上的破船，还有透过云缝俯视沉舟的月亮。

我讲不清，是什么感情萦绕在寂静清冷的墓地里？那儿立着刻有铭文的墓碑，有一扇大门，两棵树，周围围了一圈破墙，还有初升的月牙儿，证明已经是黄昏时分。

每一张画都画出一个故事。在我这样一个理解力尚不发达、情感还不健全的孩子看来，这些故事往往是很神秘的，但也总是饶有趣味，就跟白茜有时讲的故事一样。在冬天的夜晚，逢上她心绪好时，她就边熨烫里德太太的挑花褶边，边讲一些爱情和冒险的片断，来满足我们这些急于听故事的孩子。

我的膝盖上放着比维克的书，沉浸在快乐之中。我什么也不怕，就怕有人来打扰，偏偏有人过早地来打扰我了。早餐室的门被打开了。

“呸！忧郁小姐！”约翰·里德的声音在叫唤，可他发觉屋里却是空的。

“她躲到什么鬼地方了？”他接着说。“丽茜，乔琪！（他在叫他的姐妹）琼不在这里。快告诉妈妈，她跑出去淋雨去了——坏畜生！”

“幸亏我拉上了窗帘，”我想，约翰·里德眼光不锐利，头脑也不灵敏但愿他发现不了我。可是伊丽莎白刚在门口一伸头，就立刻说道：“她在窗台上呢，杰克。”我赶紧出来，因为一想到可能被那个杰克拖出来我就怕得发抖。

“你想怎么样？”我既难堪又胆怯地问。

“说‘你想怎么样，里德少爷’，”这就是回答。“我要你到这里来。”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示意我站到他的面前。

约翰·里德是个十六岁的学生，比我大四岁，我才十岁。从他的年龄看，他长得又大又胖，皮肤黑黑的，显得不健康，脸盘很大，四肢肥壮，手脚都很大。贪吃使他变得肝火很旺，眼睛朦胧模糊，脸颊松弛。他这一阵子本该在学校，可是他妈妈把他接回家过一两个月，说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约翰对他母亲和姐妹没有多少感情，对我则是颇有恶感。他常常欺侮我，虐待我，我的每一根神经都怕他。有时我都被他吓呆了，因为不论是受了他的恫吓还是折磨，我都无处申诉。仆人怕得罪他们的少爷不愿帮我，里德太太在这种事情上总是装聋作哑，从来也看不见他打骂我。

我已经习惯于服从约翰，我来到他的椅子跟前。他冲我伸舌头，居然伸了三分钟。我一边在担心挨打，一边在端详他的那副令人嫌恶的丑相。果然，他突然使劲打我，我一个趔趄，从椅子那里退后了一两步。

“谁叫你鬼鬼祟祟躲在窗帘后面，你这耗子！”他说。

我听惯了约翰·里德的责骂，从不想回嘴，只在心里盘算：怎么来忍受那一定会随着漫骂而来的殴打。

“你没有权利拿我们的书。妈妈说你是个靠别人养活的人；你没有钱；你父亲没给你留下钱；你该去要饭，不该跟我们这些绅士的孩子一起生活。听着，你乱翻我的书架，我要教训你一顿。去，站到门口去，要离开镜子和窗户。”

我照着他的话去做了，起初不明白他的用意，可是我一见他举起书要冲我扔过来，我就本能地惊叫着向一旁躲闪。可是来不及了，书打在我身上，我跌倒了；头撞在门上磕破了，流出了血，痛得厉害。我的恐惧已经超出了它的顶点，种种其他感情也随之而来。



“你这男孩真是又恶毒又残酷！”我说，“你像一个杀人犯——像一个虐待奴隶的人——像罗马皇帝！”

“什么！什么！”他嚷道。“伊丽莎和乔奇安娜，你们听见她的话了吗？我还不告诉妈妈吗？可是我要先——”

他奔向我。我觉得他揪住我的头发，抓住我的肩膀，而我也发疯似的和他对打。里德太太被人喊来了，白茜和她的使女阿葆特也跟着来了。我们被拉开了。

“把她拖到红屋子里关起来。”里德太太说完，立刻就有四只手把我硬拖上楼。



第二章



«5»

我一路反抗，这可是我少有的举动，但这么一来大大增强了白茜和阿葆特小姐对我的反感。事实上，我有点失常，我像任何一个反抗的奴隶一样，在绝望中下了狠心，要反抗到底。

“抓住她的胳膊，阿葆特小姐。她简直像一只疯猫。”

“真不要脸，居然打起你恩人的儿子来！居然打你的小主人。”那使女嚷嚷道。

我被拖进红屋子，因为我还在挣扎，白茜就命令阿葆特把她的吊袜解下来，准备把我捆绑起来。

“别解了，我不动就是了。”我紧紧抓住凳子，作为保证。

白茜肯定我真的屈服了，才松开手。临了，她冲我说：“爱小姐，你该放明白些，是里德太太在养活你，要是她把你撵出去，那你只好进贫民院了。”

这些指责对我来说已不新鲜，它们早已成为含义模糊的陈词滥调了，叫人痛苦难受，但又只是使人似懂非懂。阿葆特小姐也附和道：

“太太好心好意把你和小姐、少爷一块抚养大，你可别以为因此就可以和他们地位平等。他们将来是富人，而你一个子儿也不会有。所以你就得低声下气，顺着他们。”

“我们跟你说这些话，是为你好。”白茜声调并不粗暴，“你该学乖巧一些，学有用一些。你再粗暴无礼，太太准会把你撵走。”

“再说，”阿葆特小姐说，“上帝会惩罚她，叫她在发脾气的时候死去。白茜，咱们走吧，别管她。爱小姐，你要是不忏悔，准会有样邪恶的东西从烟囱里下来，把你捉走。”

她们走了，关上门，随手上了锁。

红屋子是备用的屋子，除非是偶尔有大批客人拥到盖兹海德府，才有必要利用这里的设备。可它却是整座房子里最宽敞最堂皇的一间屋子，里边摆着一张粗大的桃花心木架子的床，挂着绛红色锦缎帐子。两扇巨大窗户的窗帘也是用同样料子做的花彩。地毯是红的，墙是淡淡的黄褐色，大柜、梳妆台、椅子都是用桃花心木做的。床褥和枕头蒙着雪白的罩子，白得刺眼。床头一张醒目的大安乐椅也是白色的。

屋里很冷，很静，也很庄严。使女只有在星期六才来打扫一次卫生。里德太太也要隔好久才来一次，查看一下大柜里某一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如各种羊皮纸契据、首饰、还有她那亡夫的一张小像。里德先生死去已有九年了。他是在这间屋子里断气的，也是在这里入殓的。从此，这屋子就充满神秘和凄凉。

两扇窗户之间有一方大镜子，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住了。里面那个瞪眼看我的古怪小家伙，看来就似个真正的幽灵。我那会儿很迷信，但我的反抗心情还在气势汹汹地激励着我。我想到约翰·里德的种种暴虐专横，他姐妹的种种骄傲冷漠，他母亲的种种憎

恶，佣人们的种种偏心。我为什么老是受欺侮，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为什么我竭力讨人喜欢也没有用？伊丽莎白任性而自私，却受人尊敬。乔奇安娜凶狠毒辣，蛮横无礼，大家却都纵容她。至于约翰，虽然他拧断鸽子的脖子，弄死小孔雀，管她妈妈叫“老姑娘”，可谁也不会去惩罚他。

“不公平！”我的理智说道。在那个悲惨的下午，我整个心多么想反抗啊，我甚至想到了出走和绝食。但我无法回答内心的问题：为什么我这样受苦？而如今，隔了——我不愿说隔了多少年——我却看得明明白白了。

我在盖兹海德府是个不合群的人，我和谁也不相像。我是个异种人，在脾气、能力、爱好上都和他们相反；我是个没用的人，不会迎合他们的趣味；我是个有害的人，对他们的虐待越来越气愤，对我这个和他们之间谁也没有共同感情的人，他们没有必要怀着爱心来对待。

黄昏时分，雨还在抽打着，风在林子里呼啸。我往常的自卑心理、自我怀疑、灰心沮丧，像冰水一样浇在我行将熄灭的怒火上。我记不得里德先生了，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亲舅舅——我母亲的哥哥——他把我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带到家里，临终时还一定要里德太太答应，把我当做亲生女儿抚养成人。但我毕竟不是她的家人，自从她丈夫去世，和她再也沾不上什么亲属关系，成了一个碍手碍脚的外来人，她又怎么会真正喜欢我呢？

我突然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里德先生在世，他一定会待我很好。我听到过的关于死人的传说，死人见活人违反了他们的遗嘱，便会重回人间，惩罚不遵守誓约的人。我想，里德先生的灵魂，为外甥女受到的虐待所困扰，说不定会离开它的住所，出现在这间屋子里。这个想法理论上能给人以慰藉，可我又觉得



如果真的实现就太可怕了。我拼命打消这个念头，抬起头，试着大胆地看了看这间黑屋子，这时墙上闪过一丝亮光，忽然又溜到了天花板上。如果是现在，我会一下子猜到，这是有人穿过草坪时提的灯发出的亮光，可是当时，我满脑子恐惧，神经极其脆弱，还以为这一道迅速滑动的亮光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来的鬼魂。我的心在怦怦乱跳，耳边充满一种声音。我感到压抑和窒息，一下子冲到门边，不顾死活地使劲摇锁。外边过道里有人奔过来，钥匙一转，白茜和阿葆特进来了。

“爱小姐，你病了吗？”白茜问。

“把我带出去！让我到婴儿室去！”我嚷道。

“你受伤了吗？你有没有看见什么？”白茜再一次问我。

“噢！我看见一个亮光，我想一定有鬼要出现了。”我抓住白茜的手，她没有把手缩回去。

“这都是怎么回事？”一个严厉的声音问道，里德太太从过道上走来。“阿葆特，白茜，我相信我吩咐过你们，把简·爱关在红屋子里，直到我来看她。”

“简小姐叫得太响了，太太。”白茜解释说。

“让她去！”这就是唯一的回答。“小东西，我最恨作假，我有责任让你知道，要花招也没用。你还得待在这里一个钟头，直到你完全屈服，一声不响才会放你出来。”

“哦，舅妈，饶了我吧！用别的方法教训我吧！我真要吓死了，如果……”

“闭嘴！这样穷凶极恶，太可恶了。”无疑，在她的眼里，我是个早熟的演员，她当真把我看成一个脾气恶毒、卑鄙阴险的混合物。

白茜和阿葆特退了出去。里德太太见我在发疯似的啜泣，便

不耐烦地把我猛地推回去，锁在屋里。她走后不久，我想我大概经历了一次昏厥。这一场就以失去知觉而告终。

